

【流光碎影】

老济南最早的报纸和电台

□王绍忠

山东最早的报纸,一说1894年德商沙泰公司在烟台创办的英文报《芝罘快邮报》,是山东最早出现的现代报纸。另一说,1901年,广东革命党人、兴中会会员朱淇在青岛市创办《胶州报》,是山东省出版最早的民办报纸。不管怎样,迅速、快捷的信息传递,引起了清政府密切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济南汇报》由山东巡抚周馥(周玉山)创办,创刊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6月25日,是济南第一份现代意义的报纸,也是山东省最早的官报。

《济南汇报》设立八个栏目

1903年(清光绪29年)夏天,山东巡抚周玉山率先在济南创办了山东首份官办、白话文、书册式的报纸,名称为《济南汇报》。

报纸设立了八个栏目。《上谕》主要登载朝廷皇帝所阅览后签署的谕旨;《辕门抄》重点刊印省府当时分发给下属的批札、牌文;《时政汇览》登印山东地方官员呈送朝廷的奏折、陈条以及各地官衙所衙门的公文、章程;《东政辑要》择要选登省巡抚的政事要闻、奏章;《五州汇编》重点转载国外报纸的国际新闻、通讯;《教学杂纂》内容涉猎广泛、丰富,主要介绍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授课方法和教材探讨;《专件》栏目主要登录一些学术论文、实事通讯;《杂俎》重点介绍外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世界各地的珍闻趣事。

汇报为五日一期,全年计64期,是老济南发行最早的报纸。

据《济南汇报》的收藏者写文章介绍说,这份报纸一方面反映山东和济南府的省情、府情,另一方面亦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动态,并加以专题评论。譬如该报曾刊载有《抚院周清分年拨款修理黄河要工摺》、《济南府中学堂暂行章程》、《山东巡警条例权责试办章程》、《请设悦来公司稟》、《商务局飭历城县会同何大令等办理马路札》、《抚帅晓谕商民行使铜元告示并章程》、《近代开化四大要件》、《各国无线电事业》等专文,就充分反映出该报的这一基本特点。

不过,这份报纸印刷量少,只有地方官员才有资格阅读,而且很少登载涉及社会民生、商业贸易方面的内容,因



民国时期电台所在地。



晚清报纸

此在城乡工农民众中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电台选址在经四路纬六路

报纸、电台同是传播媒

体,由于电力引进国内较晚,所以电台比报纸时间滞后,1931年夏,民国山东省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确定筹建山东无线广播电台(济南广播电台的前身)。电台选址在经四路纬六路原商品陈列所。1933年竣工,5月份正式对外播音。台长为马仲考,人员编制10人。两座30米高的发射塔矗立于中山公园,功率为500瓦,频率是857千赫。播音内容主要是政界时事、新闻、述评;中间穿插戏曲节目。

1937年冬,日军占领济南,日伪当局即将电台易名为“济南广播电台”。次年6月正式恢复播音。设备同时换成日制50瓦广播机。由于功率小,广播范围只能覆盖济南地区,1939年,日伪当局在中山公园东侧重新修建了一座新电台,年底对外广播,成为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电台,用于对全省广播。原有的陈旧设施进行日语播音。

广播内容多为新闻、时事评述。用所谓“东亚共荣圈”的弥天大谎,来蒙蔽欺骗中国人民,粉饰美化军国主义发动罪

恶战争、侵占中国国土、实行“三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文艺节目每晚两个钟头,大都播放戏剧影片。同时,电台在北泽大戏院安装有播音装置,曾多次转播京剧名家的代表剧目。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掌控下的济南电台,早晚两次转播国民党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每次为半个小时,早晚还有一次20分钟的“地方新闻”。文艺节目内容较为丰富,形式多样,有戏剧、曲艺、歌曲、音乐。时有著名艺人到电台演唱。1946年6月,全国号称“梅花大王”的筱玉蓉到济南演出时,曾应聘到电台连续播送梅花大鼓《黛玉葬花》传统节目。1947年,电台进行了较大改制,由48人,减缩为12人。年底,又易名为山东广播电台。

1948年济南获得解放,广播电台即被山东军区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无线电部全部接管。当时,播送内容有“新闻联播”、“战区采访”、“支前短讯”,文娱节目有“解放区的歌声”等。

【口述城事】

消暑潜消话采冰

□韦钦国

济南作为北方城市,多次入选全国四大“火炉城市”之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济南夏季高温干燥的气候特征。与南京、武汉、重庆等沿江城市夏季闷热难忍不同,济南夏季的酷热属于那种干巴巴的热,热得彻底,热得痛快,有人说就像山东人那般实在!为了度过炎炎夏日,智慧勤劳的泉城人就因地制宜,想出了许多生态环保的好办法,藏冰、用冰即是其一。

藏冰、用冰的“专利”并不属于济南人,因为早在《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与凌阴。”的记载——这句话说的就是十二月奴隶冬日凿冰储藏、供贵族夏季使用的事情。《周礼·天官·凌人》中也有“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的记载,说明西周时期就已开始设专职“凌人”岗位,主要职责就是取冰、用冰,其后历朝历代都有类似采冰、藏冰、用冰的记述。

济南充沛、甘冽的泉水以及冬季干燥、寒冷的气候,为冻冰、采冰提供了条件,众泉汇集的大明湖就是优质、天然的采冰场,这里产的冰晶莹剔透、鲜有纤尘。当年,大明湖采冰选在最冷的三九时节,因为这个时候天气往往最冷,冰冻得也最厚实,但采冰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惬意,更缺少文学意境,倒有一些讲究。比如,采冰之前的采冰人家要祭拜,并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仪式。另外,以采冰为业的贫穷人家为避免争执,就需要提前分区划线,各有位置与数量。偶遇暖冬年份,冰冻得不够厚,许多采冰人家就如卖炭翁一样“心忧炭贱愿天寒”,殊多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冰上划线分区还是采冰,都离不开一种名为“冰镩”的专用工具,这种工具现在已基本消失,很少见到,冰镩的长度大约有六七十厘米,四棱有尖,便于入冰破冰;尾端有倒钩,便于将冰钩起;镩头上面装有木柄,为握取方便,冬天使用时不至于太凉。

采冰、运冰、藏冰是个系统工程,人人各负其责,繁而不乱,忙而有序。其中,要求最高的环节是采冰,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用力不均或技术不到位,采的冰就会大小不一或破碎太多,卖的时候就吃亏。据老人们回忆,以前冰窖基本都集中在大明湖南岸一带,主要考虑因素是运输半径短,便于就地保存,节省人工物力。有的冰窖深三四米,长十多米,人工堆砌的冰块层层叠叠,所以窖内阴冷,不可久待,宋代陈师道在《魏行见过》中将这种情形描述为“洒然堕冰井,起粟竖寒毛”。而窖顶多半覆盖庄稼秸秆,起到保温和标示功能。

夏至之后天气一天天炎热,就有人早起推着独轮车或拉着木质地排车到冰窖买冰、贩冰。土绅、大户人家甚至官府衙门都买冰置于屋内,人曰“六月虚堂,凉生四座,可令暑毒潜消。”当然,夏天买冰者并非全是官宦之家,一些贩鱼、卖肉及饭店等餐饮从业者也是买冰的主顾,但与官宦人家买冰是为了给人降温不同,这些商户买冰多半是为了所卖之物的保鲜需要,两者在生活层次上是有显著差别的。另外,有的小贩还利用碎冰,因陋就简地制作一些孩子爱吃的冷食,因而在街头能时常听到“谁要冻冻,拔凉解渴的冻冻”的叫卖声,给孩子们带来些许简单的快乐。

用冰降温保鲜,原始而自然,一直到现在许多企业或行业仍然在采用这种古老的降温保鲜方式,特别是有了现代化制冰设备后可随时根据需要制冰,不再受季节限制。解放后不久,大明湖边这种采冰、藏冰、用冰的方式就日渐式微,改革开放后,人工取冰、藏冰的痕迹业已消失殆尽,成为泉城人温馨又持久的记忆。

老院

□薛雪

奶的房屋在院子的最里头,狭长的院子只有奶奶屋前的空地最为宽敞。屋外左手边是一个小厨房,右手边便是这棵石榴树。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是多子多福的象征,人们借石榴多籽,来祝愿子孙繁衍,家族兴旺昌盛。门前种一棵石榴树,自然也是富贵、吉祥、繁荣的象征。石榴树下,常常有我和小伙伴们玩泥巴、过家家的身影。树上掉下的花瓣、树叶,也经常被我作为“食材”来模仿大人们做饭的样子,调制各种“美食”。

老院除了这棵石榴树,屋后的一口井也让我难以忘怀。那是一口不太深的井,井底流着的是泉水,全家人吃喝都靠这泉水。井里有一条黝黑黝黑的小鱼,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游到这里的,只感觉它喜欢这井底的泉水,每天都在井里游

来游去,好不自在。我经常趴在井边观察这条黑色的小鱼,总想伸手摸摸它,每到这个时候,爸爸在我身后紧紧抓住我,生怕我掉下去。

让我最最欢喜的,还是这井水的冰凉。酷暑天买来的西瓜和啤酒,总是先放在水桶里,用麻绳将水桶慢慢地浸入井底,过上个把小时,西瓜和啤酒就变得冰凉。大人们咕咚咕咚灌上一口啤酒,孩子们大口大口咬上几口西瓜,顿时感觉身上都要冒出凉气儿来,那股凉爽劲儿别提多痛快了!

对于老院里住着的邻居,我脑海中那些定格的照片里又跳出一位高高瘦瘦、总是面带慈祥笑容的老人。他是一位心灵手巧的老爷爷,家里有许多他用核桃壳制作的小东西。一次跟爷爷去他家里做客,临走时,他不

忘送我一只用核桃壳制作的小乌龟,既简单又可爱,让我爱不释手。

现在的我,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也轮到我为孩子制作小玩具了,每当这时,那简单又可爱的核桃壳制作的小乌龟总是时不时出来牵动我的思绪,让我有了故地重游的想法……

终于,我抽出一日的空闲,去看看老院现在的样子。走到街口,发现老院依旧在,周围建起的高楼紧紧地将她裹在深巷里,鲜有人去。老院门前的胡同还是原来的石板路,只是小时候觉得如此宽大的胡同现在看起来如此窄小。不知道老院里流着泉水的那口井是否还在,是否还有那条黝黑黝黑的小鱼在这里生活。也不知道老院的石榴树是否还在,在炎热的夏天,细数我童年的点点滴滴……

爱历下 写历下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wbbst@sina.com

炽热的七月,一棵石榴树从路边的围墙里探出头来,翠绿的叶子中是累累的小石榴,在盛夏吹来的一股股热浪中摇曳着,显得格外耀眼。我在下班的路上偶遇这棵石榴树,让我舍不得离开。

记忆中,儿时的我最早认识的花是石榴花。因为四岁之前的我,随奶奶爷爷住在位于芙蓉街北头的一处老院里,院子里就种着一棵石榴树。人的童年,记忆好似照相机,记不住连续的场景,只能拍下美丽的图片。而这棵石榴树,就是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的那幅美丽的图片,浮现在眼前的也是这样一个炽热的七月,火红的石榴花热辣辣地追逐着阳光,鲜红鲜红的一树火花,如初升的小太阳,映红了土砖瓦瓦的老院,映红了天边的云彩,也映红了我的童年。

院子里住着三户人家,奶